

心圣 王阳明

许葆云◎著

本原与你

只有一步之遥的心圣王阳明



心圣 王阳明

许葆云◎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圣·王阳明 / 许葆云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5.12
ISBN 978-7-5125-0820-0

I. ①心… II. ①许… III. ①王守仁 (1472 ~ 1528) —传记
IV. ① 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631 号

心圣·王阳明

作 者	许葆云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
策划编辑	兰 青 雷 娜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23.5 印张 41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20-0
定 价	3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灵魂出逃

皇帝发动政变 / 002

囚笼里的小算盘 / 007

落荒而逃 / 018

无尽的苦难 / 026

第二章 绝境中悟道

龙场悟道 / 036

克己复礼，两劝土司 / 044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 054

像孔子一样碰壁 / 063

第三章 提炼万镒纯金

知行合一，正本清源 / 076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 087

提炼万镒纯金 / 097

第四章 南赣剿匪

一败再败 / 108

相信良知，相信百姓 / 117

破山中贼易 / 122

诚意击败奸诈 / 130

猛虎出笼是谁之过 / 140

第五章 江西平叛

宁王起兵 / 150

逆境出奇谋 / 159

一鼓克南昌 / 166

决战黄家渡 / 176

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 187

第六章 对抗“妖魔”

邪恶出笼 / 200

三次抗旨 / 208

南昌百姓的噩梦 / 221

一个良知克倒奸贼 / 229

疯狂的迫害 / 238

正德之死 / 249

第七章 致良知的大学问

过不去的杭州城 / 258

皇帝老子能成圣人吗 / 264

人人有恒产，个个有恒心 / 273

嘉靖皇帝争大礼 / 282

狂者，狷者，乡愿 / 288

悔过自新 / 296

不得不出山 / 306

大学问和四句教 / 315

第八章 阳明成圣

阳明成圣 / 326

一语消去十万兵 / 331

弹指破尽百年贼 / 342

朝廷里的暗战 / 351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 361

后记 / 367

第一章 灵魂出逃

皇帝发动政变

大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是个阴冷的年份,春天的冰雪比平时化冻得晚,夏天多雨,入冬以后,天气又是异样的寒冷,到了十一月,北京城里早已朔风瑟瑟,冰冻三尺,锦衣卫下属北镇抚司诏狱一间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囚室里,一个刚刚获罪挨了暴打的囚徒从昏迷中醒来,在痛彻骨髓的刑伤和吹透肌肤的寒意折磨下苦苦挣扎,尽力求生。

这个倒霉的囚徒名叫王守仁,入狱前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的六品主事,原本是个只拿俸禄不办事的闲官儿,从来不招灾惹祸。这一次却不知发了什么疯,竟在朝廷发生政变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了一道奏章——请求皇帝停止对官员的迫害,结束已经持续数月之久的恐怖镇压,因此被狠狠打了五十廷杖,关进了诏狱。

正德元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政变,可发动政变的人却实在特殊,此人正是刚刚登基一年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按说皇帝君临天下,大权在握,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实在令人费解,但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政变的起因,也就不觉得新奇了。

朱厚照发动的这场政变,与历史上所有政变的起因完全一样,都是为了夺权。

正德皇帝的父亲——大明弘治皇帝朱祐樘活着的时候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凭着识人的慧眼和君臣共治的贤明，培植了一大批忠直干练的大臣，内阁的三位阁老刘健、李东阳、谢迁都刚直无私，极能办事，朝廷中以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为首的官员也都表现出少有的正派清廉，虽然弘治皇帝性格较为柔弱，办事犹豫，使得大明朝积累下来的弊端恶习不能改正，以致国力中平，不能彻底振作，但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朱祐樘仍然开创了一个“弘治中兴”的局面，国家大局尚且安稳，臣子们一心办事，百姓们能得温饱，一切都算是过得去。

哪知朱祐樘在前朝当皇帝时堪称贤明，在后宫里却是个糊涂人。因为一辈子只养大了朱厚照这一位皇子，所以对他宠溺有加，不知管教。于是皇太子朱厚照从小就被惯坏了，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软弱任性，自私卑鄙，道德败坏，全无责任心，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糟糕的是弘治皇帝只有这么一位独生子，明知道朱厚照不成器，却没有旁的继承人，这顶皇冠不得不硬戴在这个不成器的货色头上。

大明弘治十八年，朱祐樘突然患病不起，弥留之际把刘健、李东阳、谢迁召到榻前托孤，请三位阁老用心辅佐新君，随即撒手而去。把一个颇有效率的朝廷和一群正直干练的老臣留给了新上台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惯例，新皇帝登基之后总要立刻进行一场改革，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尽快使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态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借此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弘治皇帝在位时流弊甚多，现在正德皇帝登基，身边尽是能臣辅佐，正该君臣同心革除时弊，臣子们对正德皇帝也抱有极大的期望。哪知正德皇帝竟是一位令人大跌眼镜的昏君，登基伊始就违反了做皇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对大臣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全无兴趣，只知道宠信宦官，纵情玩乐。到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公然破坏弘治朝刚略加整顿的盐法，又不顾天下人的非议，把弘治皇帝刚刚裁撤的各地织造太监重新派遣到地方。

眼看正德皇帝继位后不是振作朝纲，兴利除弊，而是倒行逆施，处处胡来，受先帝托孤的三位阁老目瞪口呆，既痛心又愤怒，不得不联起手来尽力抵制皇帝的胡作非为，这么一来就触怒了朱厚照，他决心动用手中的皇权打击辅臣，清理朝廷，

达成独裁独制，满足自己邪恶任性的私欲。

正德元年九月二日，正德皇帝派太监出宫办事，而太监趁机请求皇帝发给他一万六千引盐引，想倒卖官盐发一笔财，而这个做法破坏了明朝制定的《开中盐法》。

盐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明朝建立之初对盐税征收抓得很紧，可到明朝中叶，盐法早已漏洞百出，几年前弘治皇帝下决心整顿了一番，也只是初见成效。哪知正德皇帝对政治、经济一窍不通，又任性妄为，根本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自作主张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一事件影响极坏，朝野之间一片哗然。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忍无可忍，一起上奏公开与皇帝争执，继而下定决心要清除在皇帝身边作恶的刘瑾、张永、马永成、谷大用、丘聚、高凤、魏彬、罗祥八个太监。

其实内阁辅臣们不明白，这些太监并不是罪恶的源头，真正的邪恶来自正德皇帝的私心私欲——也许阁老们心里明白，只是他们的脑子里不敢这样去想。总之三位阁老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让皇帝制裁太监，重振朝廷。这一要求不但得到满朝大臣们的支持，就连皇帝身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掌管东厂的大太监王岳也站出来支持阁老，一时间朝野内外人人愤怒，都要求正德皇帝严惩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太监。

眼看阁老、群臣和太监首领抱成了一团，内外压力如此巨大，正德皇帝丝毫没有醒悟，反而惊愕于独裁皇权受到了威胁，决定立刻发动政变，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军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兵马，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

一夜之间，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全被正德皇帝手下那帮太监管制，大臣们变成了俎上鱼肉。曾经位高权重的阁老被剥去权力之后，变成了三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面对皇权暴力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使出最后一招，集体上奏请求致仕退休，希望正德皇帝能出言挽留，也算给朝廷文官们留一丝薄面，哪知正德皇帝毫不客气，立刻逐走了刘健、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掌内阁，迅速搞垮了弘治皇帝留下的阁臣体系，然后动用特务力量，从上层开始对整个朝廷进行一场残酷的清剿。

在这场残酷的剿杀中，第一批遭到打击的是掌握中枢之权的阁臣，第二轮被特务们清算的就是上奏为阁臣鸣不平的御史和给事中。

在明朝，御史、给事中这两种官职比较特殊，他们的官位不高，手里掌握的权力却不小。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于都察院，按级别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佾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共有约一百二十个席位，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上参皇帝阁老，下参六部九卿，地方上的巡抚、布政、按察、府县官员更是不在话下。为了强调这些人地位的神圣，权力的特殊，明朝皇帝特赐给御史们与众不同的官袍服色，在他们胸前的补子上绣着一只头生独角的神兽，名为“獬豸”，传说这种神兽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坏人撕碎。由此可见御史的威风。

除御史之外，大明朝廷还另设给事中五十二位。与御史言官相比，给事中的官职更低，只是个七品小官，可这些七品小官的职责却十分重要，他们掌管着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有权力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文武百官，与御史的职能互为补充。与此同时，给事中还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至被外派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在进士大考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就连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派人到地方上去传旨的也是给事中。派到国外的使臣也常由给事中担任。可以说这个七品小官在朝廷中无处不插手，时时有作为。由于给事中官员职务卑微，很多都是刚入仕途的年轻人，其中多有不怕死的硬骨头。当正德皇帝借太监之手发动政变罢黜阁臣的时候，朝廷里的文武百官虽然也出来争闹，但这些人各司其职，没有直接向皇帝进谏，争闹力度有限。只有御史和给事中是专司劝谏的臣子，所以御史和给事中上的奏折最多，言辞最激烈，影响力也远非其他朝臣可比。

于是正德皇帝决定先拿御史和给事中开刀，狠狠打击一批，用暴力堵住群臣的嘴。

正德皇帝一声令下，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们立刻跳了出来，不由分说，当即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

从驱逐内阁重臣，到逮捕御史言官，这是皇帝对文臣的打击逐渐扩大化的标志。就在这个最危险最恐怖的时刻，身为兵部武选清吏司六品主事的王守仁不自量力，

竟然上了一道奏章劝谏皇帝，请求释放被捕的言官。

看了这道奏章，正德皇帝龙颜大怒，立刻下令将王守仁当庭重打五十廷杖，而且首开先例，特意下旨让王守仁裸身受杖。也就是说，把这位兵部主事当众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用草绳捆绑起来，按翻在地用一根又黑又硬的栗木棍子狠狠打五十下屁股。直打得他血肉横飞，让所有殿上的大臣都听见受刑之人的悲惨哀号。打完之后不问生死，仍然赤条条地拖下去，这才有医官上来验看，若死了，扔出去叫家人收尸，如果侥幸还剩下一口气，就是说这个人在世上的罪还没受完，立刻投入北镇抚司诏狱接着受苦。

自从世上有了朝廷，从理论上说，皇帝、大臣、百姓共同享有这个国家，尤其皇帝与大臣之间如同父子一般亲切，他们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君臣共治”，皇帝对臣子们总是留着天大的面子，这有一个说法，叫作“刑不上大夫”。像黥面、杖刑之类有辱人格的刑罚一向很少施加于官员之身。可是古人早也说过：“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在中国的封建朝廷里，越是后来的朝代，皇帝的私心越大，独裁权力越重，对大臣也更不尊重，到了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已经毫不掩饰地对臣子们“以役处”，于是特设“廷杖”之刑，凡是皇帝认为大臣有罪，不必审判，拉到殿外按倒就打，毫不客气。

但皇帝责打臣子也有个限度，就是允许臣下穿着衣服接受杖刑，甚至可以多套几层棉裤，因为皇帝对臣子用杖刑只是惩戒，并不想把大臣打死。可正德皇帝的残暴无耻比所有前朝皇帝更甚，故意要让王守仁裸身受杖，就是当众脱光了衣服打屁股，而且下手格外凶狠，分明既要把王守仁当廷杖毙，更要侮辱他的人格，践踏王守仁作为一个文官所仅有的那一点点尊严和优越感。

裸身受杖，当庭打杀，这样残暴的刑罚不仅针对王守仁一个人，而是要做给整个文官集团看的。

廷杖之刑对恐吓官员是最有用的，血肉横飞、哀号不绝的场面真的能唬住很多人。经这一番恐吓，曾经因为正德皇帝发动政变罢黜阁老而撒泼打滚闹个不休的朝廷官员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全都老实了。

囚笼里的小算盘

有意思的是，虽然被当众脱光衣服狠狠打了五十杖，王守仁这个兵部六品主事居然没有如皇帝所愿被当场打死，还剩了一口气儿，于是被投入镇抚司诏狱接着受罪。

此时，遍体鳞伤的王守仁正躺在那个永远暗无天日的臭牢坑子里苦苦挣扎，血肉模糊的伤痛入骨髓，令他一刻也无法安宁，难以形容的疼痛又使他丝毫无法活动，只能像条离了水的鱼一样在腐臭的烂泥里一下下地扭动，横在小土台子上俯卧着，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在养伤，还是在等死。

王守仁被关进诏狱之前，已经有几十名官员因为劝谏皇帝而获罪被投入诏狱，这座专门关押重犯的监狱早就塞满了，轮到王守仁坐牢的时候，就只剩狱神像跟前的一间囚笼给他住了。与其他牢房相比这里有个好处，狱神像脚下供着个小小的香案，上面点着两支蜡烛，透出隐隐的黄光，使这间小牢房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漆黑死寂、伸手不见五指，又有锦衣卫差官们走来走去，时时低声交谈，虽然这些锦衣卫如狼似虎令人畏惧，可有几个人在眼前走动，隐约能听见几声人话，至少让王守仁知道自己还是个活人，并没变成孤魂野鬼。

刚被投入囚室的时候，王守仁只知道疼痛，其他什么也顾不得，后来他渐渐习惯了，肉体的痛苦似乎可以忍受。这时候王守仁开始觉得十分委屈，心里气愤难平，因为他实在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正德皇帝没理由对他施以如此残酷的惩罚。

其实王守仁所上的奏章内容并不长：“臣闻君仁则臣直。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臣迹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谏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戒，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举为非宜，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岂其无忧国爱君之心哉？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则非唯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然则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

心！况今天时冻沍，万一差去官校督束过严，铄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沟壑，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则既晚矣。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铄等仍旧供职；扩太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实罪，伏睹陛下明旨有‘政事行失，许诸人直言无隐’之条，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胜干冒战栗之至！”

这道所谓的劝谏奏章，其中并没有抗争的味道，反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暧昧。

王守仁一生中给皇帝上的奏章不少，像这样谄媚撒娇无所不至的，仅此一份。而奏章里说来说去，只是请求正德皇帝赦免御史、给事中之罪，丝毫没有提到惩治奸臣、扶正朝纲之类的话，言语温和，战战兢兢，言辞之中夹着一个个“媚眼儿”，很像一个不怎么得宠的小妾在大着胆子劝说骄横跋扈的丈夫。这与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王守仁所写的那些直斥君王、披肝沥胆的奏章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在王守仁想来，他上奏劝谏皇帝完全出于一片忠君之心，没有丝毫杂念。既不像早前那几位阁老硬逼着正德皇帝杀掉身边的太监，也不像御史们一心违逆皇帝的意旨，哭着闹着要挽留已经被罢黜了的两位阁老。在奏章中王守仁只是劝说正德皇帝不要对御史言官们痛下杀手，给这些人适当留个体面，借此与整个朝廷达成和解，免得这场罢免阁臣的政变引发过多的动荡。王守仁以为，他说这些话并不完全是为言官们求情，更重要的是要维护皇家的体面，纯是一片赤胆忠心，所以奏章中一上来就把正德皇帝比作“大舜”，又把御史们责备了几句：“臣迹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铄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意思是说王守仁自己对这次捉拿御史的事件并不完全知情，但坚定地认为以戴铄为首的那些御史、给事中被皇帝抓起来，必有其原因，用这些话既给自己撇清嫌疑，又替正德皇帝开脱，认为皇帝以前一贯正确，这次仍然是正确的。然后才说：“铄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谏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戒，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意思是说御

史们是监督朝廷风纪的言官，天生就是一副大嘴巴，话说得对，皇帝可以听，就算话说得没道理，皇帝也不必跟这帮人较真儿。现在皇帝派人对御史、给事中捉拿捕打，影响太大，难免让臣民百姓们感到紧张，这样做等于阻塞了“忠谏之路”，对皇帝今后的统治没什么好处。

确实，王守仁的一颗心从里到外完完全全是为正德皇帝着想的，也正因为心里装满了忠诚与驯服，所以王守仁才会在奏章里写下“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戒，非果有意怒绝之也”这样一厢情愿的傻话，硬把皇帝的心思往善良之处设想。

基于“正德皇帝是位圣明之君”的固执幻想，王守仁在一道短短的奏章里说了大量傻话：“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把传说中的圣王大舜拿来作参照，认为正德皇帝若肯听劝，释放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则“扩太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迹，人民胥悦，岂不休哉”，只一改过，立刻成仁成勇，天下万民称颂，人人皆大欢喜，真是好上加好，好得不能再好了。

最后，为了表白自己对皇帝完全忠诚，毫无杂念，没有二心，王守仁在奏章中居然说了一大套谄媚之语：“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惻然而有所不忍”，觑着脸对皇帝撒娇，认为皇帝是国家元首，大臣是皇帝的耳目手足——说穿了，大家都是同谋，是一伙儿的，岂能下死手自相残害？做皇帝的好歹得给大臣留点面子……

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实在是皇帝驾下一条忠实的小走狗，也是个傻得实在的书呆子。

就因为如此忠实，如此坦诚，如此呆气十足，面对裸身受杖、关进诏狱的残酷结局，王守仁实在不能接受。此时的他在囚笼中辗转号泣，怒不可遏，真想找一个什么人来好好辩论一场，或者放开嗓门好好骂上几声。可是还不等王守仁哭闹叫骂起来，眼前发生的一件事，立刻就让王守仁彻底绝了辩论和骂人的念头。

在关押王守仁的囚笼对面供着一具阴森森的狱神像，供桌上点着蜡烛，却没摆放供品，在狱神像脚下，墙壁上开了一个黑糊糊的窟窿，王守仁头次坐监，满肚子委屈，没工夫去想这个窟窿是做什么的，直到眼看着两个狱卒费力地抬着一个芦席卷儿过来，隐约对外头说了声：“接着！”就把席捆子从这个黑窟窿里塞了出去。灯火一晃，隐约看见芦席卷子里露出一双焦黄的赤脚，闻到一股吓人的血腥味儿，王守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顺着黑窟窿递出去的是个死人！

诏狱本就是既没王法也没人性的地方，死在诏狱的犯人按规矩不从大门抬出去，也不准家人来收尸，只用芦席裹起来，从狱神像脚下开的窟窿里递出去，外面的打手接了尸体，立刻焚化成灰抛入荒野，不管这个犯人曾经身居何职，所犯何罪，在狱中遭受过何等迫害，至此也就查无可查了，而死者的冤魂都被狱神狰狞的恶像镇压着，永世不得翻身。

王守仁是个惜命的人，从他上奏谏君的那一刻就没想过用性命去抗争，现在身受刑伤，被困囚笼，寒冬腊月，无医无药，寒冷、疼痛、满腹冤屈、伤口恶化，不管哪一样都能立刻要了他的命。而在这些索命的“无常鬼”之中最致命的还是他心里那不可遏止的愤激之情。

王守仁身上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天生就很懂得变通之道，知道生死关头性命要紧，急忙整理心神，强迫自己把那份“忠而见弃”的愤懑彻底收拾起来，开始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和机会。

王守仁是个聪明人，从小他就比别人聪明。现在这个聪明人趴在这血污、便溺、臭气熏天的烂泥坑里，低下头不去看那凶恶恐怖的狱神像，而是冥思苦想，拼命揣摩正德皇帝的心思，渐渐把眼下的时局理出些眉目来了。

正德皇帝之所以发动政变，用无上的独裁大权调动军队和特务来清算大臣，说穿了，并不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而仅仅是要驱逐先皇留下的三位阁老。

其实历代新君登基之时，往往会对前朝遗留的重臣做个清理，喜欢的留，不喜欢的废，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正德皇帝的做法简单粗暴，毫无理性，动静闹得太大，引发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公愤，由此可知，正德皇帝处理政事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正是因为皇帝的粗暴愚蠢才使得罢黜阁臣之事迅速发酵，引来大臣的抗争和御史言官的劝谏，而正德皇帝在罢黜阁臣之后，立刻以残酷手段打击御史和给事中，这一招却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御史和给事中官卑职小，虽然穿着一件獬豸补子的大红官袍，其实并不能像这传说中的“神兽”那样把罪人撕成碎片。相反，御史和给事中们倒常常被拉进党争之中，成为权臣互相攻击的急先锋——做了咬人的恶犬，所以言官们的名声其实不太好。在皇帝眼里，这些徒有其名的言官们只是朝廷的“门面”，摆在那里做样子的，只长着一张骂人的大嘴，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虽有参劾的权力，其实干预朝政的力量却微不足道。